

點圈

百子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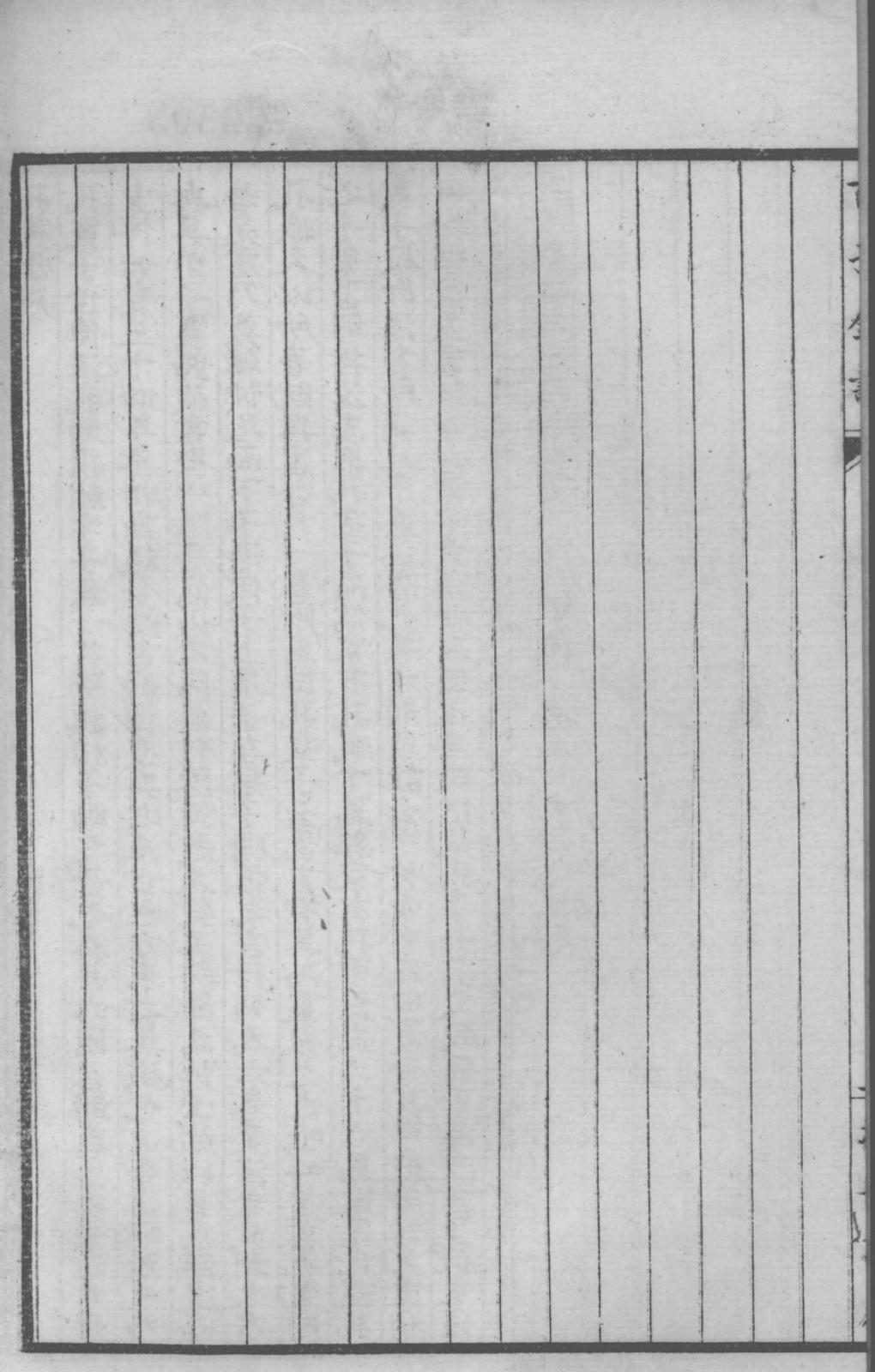
掃葉山房發行

卷之三

子中

孔叢子序

孔叢子世傳漢孔鮒撰鮒字子魚一名甲魏相子順之子也秦并六國召鮒為魯國文通君拜少傳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斯議令燔書鮒懼遺典之滅亡也方來之無徵也違令之禍烈也乃與其弟子襄歸藏書壁中隱居嵩山之陽無何陳涉起為楚王聘鮒為博士鮒以目疾辭退而著是書乃蒐輯仲尼而下子思伋子上帛子高穿子順慎之言行列為六卷至漢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所著賦與書合為一卷附焉曰孔叢子云蓋言有善而叢聚之也嗚呼是書也果鮒之手筆否耶按漢志無孔叢子而儒家有孔臧十篇雜家有孔甲盤盂二十六篇宋晁氏謂孔叢子疑即漢志所謂孔甲盤盂者也然考顏監註云甲黃帝史或曰夏帝孔甲疑皆非又史稱田蚡學盤盂書註亦云黃帝史謂鮒著盤盂豈徵信哉朱子云其文軟弱不類西京多似東漢人語愚謂或子豐李彥輩集先世遺文而成之故其書東京始行謂為盤盂書則不可知其自孔子則無疑也乃去孔臧所贊而刻之丁丑夏日大梁李嫌志



孔叢子總目

卷上

嘉言

論書

記義

刑論

記問

雜訓

居衛

巡狩

公儀

抗志

卷下

公孫龍

儒服

對魏王

陳士義

論勢

執節

獨治

問軍禮

答問

外

詰墨

附

孔叢子卷上

漢 魯人孔鮒撰

嘉言第一

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額。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萇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為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遂竊赦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大之功。唯君爾。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為續組紃織維者。女子之所以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婦人之下。以事夫養子也。宰我使於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為

病也。令梁丘已療矣。而諸大夫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梁丘大夫復有虺害。當用之乎。眾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肱為良醫。梁丘子遇虺毒而獲療。猶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の方焉。眾人為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己人之疾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參據所以已之の方優劣耳。夫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宴其私焉。曰。齊其危矣。譬若載無轄之車。以臨千仞之谷。其不顛覆亦難冀也。子吾心也。子以齊為游息之館。當或可救。子幸不吾隱也。夫子曰。夫死病無可為醫。天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已久矣。子雖欲挾其軺而扶其輪。良弗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矣。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輿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為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墮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至。東郭亥免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為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為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孔子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於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昔者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鯀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曩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為天子而有鯀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克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鯀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歿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鯀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為天子。其如舜何。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臯陶謨。益稷。見禹稷臯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謂皇極。泰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濶。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謟。吾於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為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為書也。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為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

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生之道。則可以發憤慷慨。忘已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夫闕其門而不入其室。惡覩其宗廟之奧。百官之美乎。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官。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不悖。然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宰我曰。敢問禋於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於太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壈。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月也。幽榮。所以祭星也。雩榮。所以祭水旱也。禋於六宗。此之謂也。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既然矣。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死難。雖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也 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前列或作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丘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威威顯民。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

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子張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子張曰。其禮何如。孔子曰。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小名山視子男。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孔子曰。夫山者。巋然高直。而無私焉。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承。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轎。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羑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矣。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轎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仲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為是故遲。公笑而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子答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為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勅誠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并心而慮之。眾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已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吾子之教也。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為王。居喪行不義。

同稱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而除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於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魯哀公問。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樂和。樂和則天地猶且應之。況百獸乎。夔為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夔乎。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衆官之長既咸熙熙。然後樂乃和焉。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於人。信乎。孔子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為能。和六律。均五音。知樂之本。以通八風。夔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

記義第三

季桓子以栗千鐘餼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為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鐘。所以受而不辭者。為季孫之惠。且以為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答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為同官。聞諸老聃。昔日虢叔閔夫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為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

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懼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為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為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盡責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人知其為知也。吾未知其為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累規去就。尸利攜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焉。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

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賤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率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為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絕於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為罪。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顏讎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義將厄。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享。陷辟凡人。且猶不忍。况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為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歎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於考槃見遺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包且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之所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

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為幽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為。發沈則貪得之所為施。夫子何所感而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猫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為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刑論第四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為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恥。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心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鞭。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

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廁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為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飢寒切於身而不為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夫亦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况為政者奪其賢者，而與其不賢者，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上盜息。

上盜猶大盜也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為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

古之知法者能遠而以禮教先之。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無罪，其於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為德也。書曰：非從維從。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况聽訟乎？必盡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殺。乃有大罪非終，乃為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書曰：哀矜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鯨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

而刑之謂之執。不赦過謂之述。率過以小罪謂之枳。一作痕。猶傷也。夫過則宜有若率以為小罪亦傷乎義。故宥過赦小

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書曰。若保赤子。子

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之。是反古之道也。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答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狀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于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記問第五

夫子間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反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子思問於夫子曰。為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任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為賞。以毀為罰。賢者不居焉。子思問於夫子曰。伋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功。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